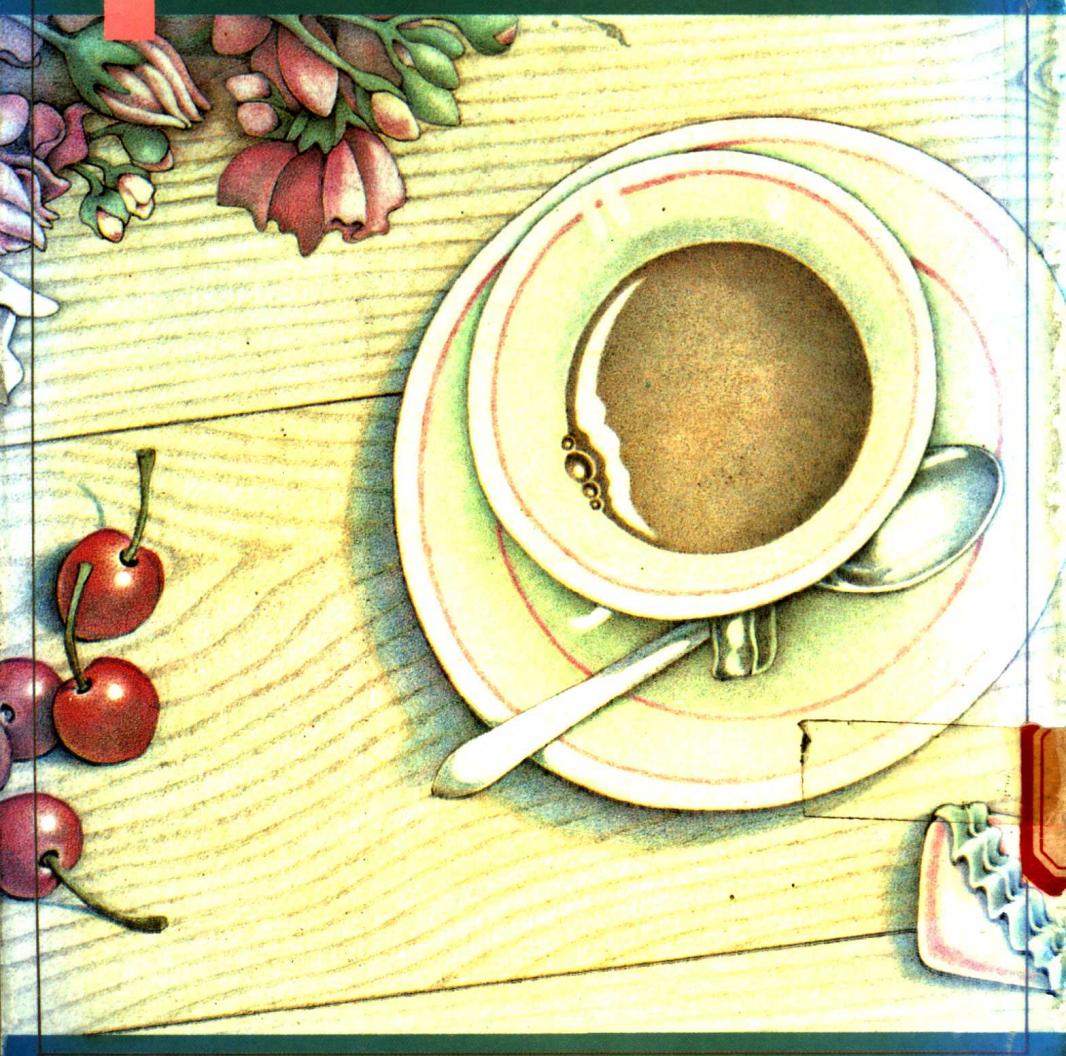


島嶼文庫49

林白

城市筆記

林清玄／著



丁267
L623

島嶼文庫49

城市筆記

林清玄著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城市筆記

著作者：林清玄

發行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龍江路七十一巷十五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 (代表號)

全省免費郵撥0014980-9號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883號

營業部：林白出版社

臺北市龍江路七十一巷十五號一樓

排版者：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

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

印刷者：文裕印刷公司

實價新臺幣一〇〇元

七十六年六月十日初版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

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自序

五月，臺北死了幾個引人矚目的人，曾演過電影「黑市夫人」的陳麗雲喝酒過量，因呼吸道堵塞而猝死。兩年前掀起過經濟風暴的國泰家族一員蔡辰洲，在衆人的意料之外以肝癌命終。還有，曹族的山地青年湯英伸，因母親車禍，家貧無以爲繼，只好離家到臺北謀生，每天工資兩百元，工時十七個小時，身分證被扣，八天之後與老闆發生衝突，殺死一家三口後自首，五月十五日在臺北土城看守所被槍決。

陳麗雲死時卅四歲，蔡辰洲死於四十二歲，湯英伸死時只有十九歲。

表面上看來，這三個人的死是毫不相干的，但是我們仔細思索他們的背景與線索，就會發現他們的突然死亡，令人悵惘，是與整個社會環境都有關係，這個環境背景可以說是城市環境的幾個隱憂。

陳麗雲曾是社會寫實電影時期的紅星，在電影環境改變後，無以爲繼，最後遭遇到情感、婚姻、事業的變故，因此藉酒澆愁，自我放縱，終於因爲過量飲酒而死亡。陳麗雲的生活、飲食、喝酒的方式是許多現代城市人的方式，放縱、不自主、有點頹廢的生活。她生前還迷信風水與算命，則是城市人缺乏自信與安全感的表現。

當我們看到今日臺北，兩步一家餐館、三步一家啤酒屋、五步一家酒廊、十步一家理髮廳的生活形態，遠遠超過世界最繁華的都市，心裏不暗暗心驚嗎？當我們看到命相家大發利市，從市場小巷到通衢大道都有半仙、神通、改命、造運、求財的招牌，不感到這個城市出了某些問題嗎？

蔡辰洲是國泰企業財團的第二代，他一生下來，家裏就有上百億的財產，並且隨他的成長而不斷膨脹，到他成年時分家所得的財產已經多到一般人無法想像。他接掌十信後曾說過，只要躺着做，每年就有上億的淨賺。

這樣有錢得難以想像的富豪，他的野心比錢還大，並且覺得有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，在他最顛峯時，每天的交際費就接近十萬。最後他擴張得太快了，終於拖垮自己龐大的企業，並且幾乎毀了整個家族。

他造成的經濟風暴，使五千多個家庭陷入了無以維生的局面，使兩位部長級人物走路，並使自己走入了監獄的不歸路，最後暴斃以終。

我們設想，當年揮金如土，每天幾億幾億轉來轉去，在立法院議事堂大聲說話的蔡辰洲，必然沒有想到自己的結局吧！我們試想，如果他克制一些、守法一些、守成一些，不使局面敗壞到那樣，現在也許還安穩的享受榮華富貴的活在這個世界上吧！

在臺北，也許像蔡辰洲有這樣身家和本事的人不太多，能把整個社會搞到眼淚比煙雨還濛濛的也不多。但是在社會的轉型裏，小型的蔡辰洲恐怕是很不少的，他們生在錢坑裏，認為錢可以主掌和創造王國，但另一面他們又很不尊重錢，把錢不當錢看，用錢走法律的險路，甚至，他們的整個心都是黃金打造的，喪失了人性與良知的特質。

在富裕的社會裏，過度的求富與過度的慾望相結合，却反而使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標，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真的只爲了賺錢嗎？賺了那麼多錢要做什麼呢？一個人爲了賺錢，完全不考慮別人死活，寧可冒違法犯紀的險，又是爲了什麼呢？

蔡辰洲而今安在哉？就像他死了，報紙的標題一樣：「蔡辰洲不會帶走一毛錢，却給社會留下教訓千萬千」。蔡辰洲的死，應該帶給我們更深的省思，關於良知、關於倫理、關於

經濟、乃至關於整個城市文化的发展。

湯英伸，原來是師專的學生，因為在學校抽煙被教官發現，因而被迫休學，他回到東部的山地家鄉，不幸的是他在山地找不到工作，母親又因車禍受傷，需要金錢。他離家到臺北找工作。

透過一家職業介紹所的介紹，他到一家洗衣店當夥計，老闆扣了他的身分證，要求他從早上九點工作到凌晨兩點，每天的工資是兩百元，當他發現工資不是原先說好的五百元，工作又如此繁重時，就想辭職離去，可是老闆以他八天的工資還不足給付介紹所的介紹費為由，堅不允准。他向老闆要回身分證時發生衝突，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殺死老闆一家三口。八小時後，湯英伸在父兄陪同下向警方自首。一年四個月後被槍斃。

命案發生不久，湯英伸師專的同學寫信給我，希望我能寫文章一起援救湯英伸，他的同學告訴我，湯英伸是斯文有禮的孩子，在學校也很得同學喜愛，原是很有前途的青年，誰也料不到竟做出這麼大的命案。他的同學說：「這是教育的罪、社會的罪，不應該由湯英伸一個人承擔！」

我為湯英伸的死感到難過，但為被他殺死的一家三口感到更深的悲哀。如同我為蔡辰洲

的死感到遺憾，但更能感受五千多個被他拖累的家庭的痛苦。我也爲陳麗雲的死感到惋惜，但爲更多在酒店、在街邊酗酒的人民覺得心痛。

這三種不同的類型塑造了我們這個社會，我們在洗衣店、建築工地、修車廠、妓女戶、洗窗工人、搬家公司、貨車司機中看到很多湯英伸的背影；我們在大企業光潔的玻璃檯後面、在豪華無比的巨宅裏、在金光閃閃的進口車中、在昂貴的衣飾包裹下，看到許多蔡辰洲的側面；我們在歌臺舞榭、酒館肉池、銀光幕後、霓虹燈下，看到了更多陳麗雲的線條。

當我們思考臺北的面貌時，會真實的發現，原來在這個都市裏，什麼奇特的事都可能發生，而有許多奇特的事都由於這個社會道德、良知、品味、倫理、關懷、正義都在墮落和崩解。蔡辰洲、陳麗雲、湯英伸的悲劇，只是這種社會墮落的反彈罷了。

由於我從事文化、新聞、文學的工作，使我對社會的某些反彈感到特別的憂心，有時在股票市場看那些喪失心神炒作股票的人，有時在酒店裏看那些狂喝濫醉神智迷亂的人，有時聽到房屋銷售者滿口謊言自以爲得計的人，有時在街上看到眼神茫然脚步匆忙的人，我會感到心酸，到底這社會是要走入什麼樣的邪路呢？

在我們看到整個警察分局的人合起來一起貪污的時候，在我們看到銀行經理串通外人把

錢匯出去的時候，在我們看到政府管建築的官員爲了小利差不多被抓光的時候。我們回到家，又看見警察正在追攤販，銀行經理來談貸款，管建築的拆除大隊正在拆鄰居的屋頂，我們心中作何感想？

我們的城市，我們的社會，最可怕的正是如此，是黑白不分的灰色！灰色！灰色！我想，有理智有良知的人，都應該一起來拯救它！

這本「城市筆記」，是在城市住了十九年後的一些思索與觀察，有助於我們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一個轉型中的社會。

在臺灣整個環境日益城市化的今天、鄉村人民有城市慾望的今天、最偏遠的鄉下也有牛排館、咖啡廳、酒家、色情理髮院、卡拉OK的今天，城市化已成爲不可避免的道路，城市化的社會病態是什麼呢？但願這本小書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場景。

林白
一九八七年二月底
於台北安和路客寓

島嶼文庫49

城市筆記

林清玄著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

自序

五月，臺北死了幾個引人矚目的人，曾演過電影「黑市夫人」的陳麗雲喝酒過量，因呼吸道堵塞而猝死。兩年前掀起過經濟風暴的國泰家族一員蔡辰洲，在衆人的意料之外以肝癌命終。還有，曹族的山地青年湯英伸，因母親車禍，家貧無以爲繼，只好離家到臺北謀生，每天工資兩百元，工時十七個小時，身分證被扣，八天之後與老闆發生衝突，殺死一家三口後自首，五月十五日在臺北土城看守所被槍決。

陳麗雲死時卅四歲，蔡辰洲死於四十二歲，湯英伸死時只有十九歲。

表面上看來，這三個人的死是毫不相干的，但是我們仔細思索他們的背景與線索，就會發現他們的突然死亡，令人悵惘，是與整個社會環境都有關係，這個環境背景可以說是城市環境的幾個隱憂。

陳麗雲曾是社會寫實電影時期的紅星，在電影環境改變後，無以爲繼，最後遭遇到情感、婚姻、事業的變故，因此藉酒澆愁，自我放縱，終於因爲過量飲酒而死亡。陳麗雲的生活、飲食、喝酒的方式是許多現代城市人的方式，放縱、不自主、有點頹廢的生活。她生前還迷信風水與算命，則是城市人缺乏自信與安全感的表現。

當我們看到今日臺北，兩步一家餐館、三步一家啤酒屋、五步一家酒廊、十步一家理髮廳的生活形態，遠遠超過世界最繁華的都市，心裏不暗暗心驚嗎？當我們看到命相家大發利市，從市場小巷到通衢大道都有半仙、神通、改命、造運、求財的招牌，不感到這個城市出了某些問題嗎？

蔡辰洲是國泰企業財團的第二代，他一生下來，家裏就有上百億的財產，並且隨他的成長而不斷膨脹，到他成年時分家所得的財產已經多到一般人無法想像。他接掌十信後曾說過，只要躺着做，每年就有上億的淨賺。

這樣有錢得難以想像的富豪，他的野心比錢還大，並且覺得有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，在他最顛峯時，每天的交際費就接近十萬。最後他擴張得太快了，終於拖垮自己龐大的企業，並且幾乎毀了整個家族。

他造成的經濟風暴，使五千多個家庭陷入了無以維生的局面，使兩位部長級人物走路，並使自己走入了監獄的不歸路，最後暴斃以終。

我們設想，當年揮金如土，每天幾億幾億轉來轉去，在立法院議事堂大聲說話的蔡辰洲，必然沒有想到自己的結局吧！我們試想，如果他克制一些、守法一些、守成一些，不使局面敗壞到那樣，現在也許還安穩的享受榮華富貴的活在這個世界上吧！

在臺北，也許像蔡辰洲有這樣身家和本事的人不太多，能把整個社會搞到眼淚比煙雨還濛濛的也不多。但是在社會的轉型裏，小型的蔡辰洲恐怕是很不少的，他們生在錢坑裏，認為錢可以主掌和創造王國，但另一面他們又很不尊重錢，把錢不當錢看，用錢走法律的險路，甚至，他們的整個心都是黃金打造的，喪失了人性與良知的特質。

在富裕的社會裏，過度的求富與過度的慾望相結合，却反而使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標，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真的只爲了賺錢嗎？賺了那麼多錢要做什麼呢？一個人爲了賺錢，完全不考慮別人死活，寧可冒違法犯紀的險，又是爲了什麼呢？

蔡辰洲而今安在哉？就像他死了，報紙的標題一樣：「蔡辰洲不會帶走一毛錢，却給社會留下教訓千萬千」。蔡辰洲的死，應該帶給我們更深的省思，關於良知、關於倫理、關於

經濟、乃至關於整個城市文化的发展。

湯英伸，原來是師專的學生，因為在學校抽煙被教官發現，因而被迫休學，他回到東部的山地家鄉，不幸的是他在山地找不到工作，母親又因車禍受傷，需要金錢。他離家到臺北找工作。

透過一家職業介紹所的介紹，他到一家洗衣店當夥計，老闆扣了他的身分證，要求他從早上九點工作到凌晨兩點，每天的工資是兩百元，當他發現工資不是原先說好的五百元，工作又如此繁重時，就想辭職離去，可是老闆以他八天的工資還不足給付介紹所的介紹費為由，堅不允准。他向老闆要回身分證時發生衝突，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殺死老闆一家三口。八小時後，湯英伸在父兄陪同下向警方自首。一年四個月後被槍斃。

命案發生不久，湯英伸師專的同學寫信給我，希望我能寫文章一起援救湯英伸，他的同學告訴我，湯英伸是斯文有禮的孩子，在學校也很得同學喜愛，原是很有前途的青年，誰也料不到竟做下這麼大的命案。他的同學說：「這是教育的罪、社會的罪，不應該由湯英伸一個人承擔！」

我為湯英伸的死感到難過，但為被他殺死的一家三口感到更深的悲哀。如同我為蔡辰洲

的死感到遺憾，但更能感受五千多個被他拖累的家庭的痛苦。我也爲陳麗雲的死感到惋惜，但爲更多在酒店、在街邊酗酒的人民覺得心痛。

這三種不同的類型塑造了我們這個社會，我們在洗衣店、建築工地、修車廠、妓女戶、洗窗工人、搬家公司、貨車司機中看到很多湯英伸的背影；我們在大企業光潔的玻璃檯後面、在豪華無比的巨宅裏、在金光閃閃的進口車中、在昂貴的衣飾包裹下，看到許多蔡辰洲的側面；我們在歌臺舞榭、酒館肉池、銀光幕後、霓虹燈下，看到了更多陳麗雲的線條。

當我們思考臺北的面貌時，會真實的發現，原來在這個都市裏，什麼奇特的事都可能發生，而有許多奇特的事都由於這個社會道德、良知、品味、倫理、關懷、正義都在墮落和崩解。蔡辰洲、陳麗雲、湯英伸的悲劇，只是這種社會墮落的反彈罷了。

由於我從事文化、新聞、文學的工作，使我對社會的某些反彈感到特別的憂心，有時在股票市場看那些喪失心神炒作股票的人，有時在酒店裏看那些狂喝濫醉神智迷亂的人，有時聽到房屋銷售者滿口謊言自以爲得計的人，有時在街上看到眼神茫然脚步匆忙的人，我會感到心酸，到底這社會是要走入什麼樣的邪路呢？

在我們看到整個警察分局的人合起來一起貪污的時候，在我們看到銀行經理串通外人把

錢匯出去的時候，在我們看到政府管建築的官員爲了小利差不多被抓光的時候。我們回到家，又看見警察正在追攤販，銀行經理來談貸款，管建築的拆除大隊正在拆鄰居的屋頂，我們心中作何感想？

我們的城市，我們的社會，最可怕的正是如此，是黑白不分的灰色！灰色！灰色！

我想，有理智有良知的人，都應該一起來拯救它！

這本「城市筆記」，是在城市住了十九年後的一些思索與觀察，有助於我們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一個轉型中的社會。

在臺灣整個環境日益城市化的今天、鄉村人民有城市慾望的今天、最偏遠的鄉下也有牛排館、咖啡廳、酒家、色情理髮院、卡拉OK的今天，城市化已成爲不可避免的道路，城市化的社會病態是什麼呢？但願這本小書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場景。

林白
一九八七年五月底
於台北安和路客寓